

制度的缺席：脱离制度指引的道德教育的表现及批判

冯永刚

(山东师范大学教育学院, 山东 济南 250014)

摘要:在道德教育中,制度是引导与规范道德以及道德教育活动的行动准则与规则系统,是实现道德自由的前提条件和必要保障。脱离制度指引的道德教育,易导致道德主体性的迷失,弱化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引发个体的种种非道德行径,危害道德教育的可持续发展,延缓和阻滞人类向道德自由挺进的步伐。其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不可小觑,必须引起教育工作者的高度警惕和热切关注。

关键词:道德教育;制度;道德自由

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解放了生产力,也推动了经济的快速发展。然而,生产力的进步、经济的发展和财富的增加并未消除人类的道德困境和精神危机,尤其是人的主体性的过度发挥,使得“自我以及自我实现演变为对个人欲念的追寻和实现,使现代的感性自我代替了理性自我,生活体现为生命自然情态的张扬,人性的善、理性、德性等被搁置了,情感的率自表现,人格的无掩饰的表演,自接而真诚的自我保护,生活中的潇洒感性,每个人在实现自我中寻找自己情感的、精神的或物质的利益……这种自我的关注实际上把德性连根拔起了,它隐含着对于公共生活和他人福祉以及个人福祉的道德替换”^[1]。这表明,人在发扬主体性的同时,若缺乏必要的制度约束和社会控制、无视人的社会属性,极易滋生杀鸡取卵、竭泽而渔、自我中心等各种违背道德原则的欲念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短视行为和小良行为。实际上,自由与规范是密小可分的。追求小受任何限制和约束的绝对自由,既否定了制度中所包摄的伦理精神,也否定了道德自由实现的条件,其所获得的自由是微小足道的,带来的只能是更大的不自由。

一、道德主体性的迷失:制度化规则缺席的代价

人的主体性是欧洲启蒙运动的产物。在文艺复兴中,启蒙者为解救中世纪被基督教教会所压抑和遮蔽的主体性,用人权对抗神权,用人性打击神性,失落了的人文精神逐渐得以复苏和重建。自此,主体性思想一自凯歌猛进,成为重要的道德教育理念之一。但道德教育中主体性的发挥是有限度的,对其的提倡既能培育人的自主精神和创造激情,提升个体的道德水准,也可致使人的主体性丧失,滋生越轨背德行径,无益于个体道德品质的完善。因而,人不可滥用主体性。西方哲学家弗里德里希·威廉·尼采的“上帝死了”、米歇尔·福柯的“人也死了”、马丁·海德格尔的“哲学的终结”,这些都说明了人对自身价值和意义把握的失落。美国哲学家弗莱德·R·多迈尔在《主体性的黄昏》一书中更是针砭时弊地指出,随着个体对主体性的不当发挥,人的主体性正处于迷失的困境之中,并已不知不觉地走向黄昏,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深思。

(一) 偏离道德的边界和逻辑

道德是主体人的道德,人是道德的主体。人的主体性的充分发挥,是取得良好道德教育效果的前提条件。“无论是从道德还是从教育上看,道德教育都是一个以主体性为根本原则的事业,只有重视学生在教育过程、道德获得过程中的自由和自主,我们才能真正培养出负责的公民。”^[2]如果人不发挥主体性,道德教育活动就会因丧失了主体活力而徘徊不前。但缺乏制度伦理的指引,人的主体性则易偏离道德的边界和逻辑,无法给人带来幸福和善。以下试从三则烤火的例子来说明这个道理^[3]:

在一个严寒的冬天,有一群人围坐在一起烤火。“天这么冷,我绝不能离开火。”所有人都这样想。于是,无人去拾柴、添柴,不久火熄灭了,这群人被冻死了。

又有一群人在烤火。所有人都这样想:“如果大家都只烤火而不添柴,这火迟早要熄灭的。”于是大家都纷纷行动起来去捡柴,可这火不久也熄灭了。因为大家只顾捡柴,没人

烤火，都被陆续冻死在路上，最后，火也因无柴而熄灭。

还有一群人在烤火。这群人既没有全部去捡柴，也没有全部来烤火，而是制订了轮流烤火捡柴的制度：一半人捡柴，一半人烤火。于是，人人都去捡柴，人人也都有机会烤火。人的生命和大火一直延续到了第二年的春天。

从以上三则烤火的例子可以看出：第一群人之所以被冻死，是因为他们一切以自我为中心，一切从个人出发，一切服从或服务于自我利益而不顾集体和他人的利益，这种思想意识和价值观念使得人内在的德性力量被蒙蔽了；第二群人也没有改变死亡的命运，是因为他们虽然认识到自我奉献的作用，但由于大家各行其是，没有将个体行动和集体行动结合起来，背离了社会道德的尺度和准绳，尽管将人的主体性发挥到了极致，可结局依然是悲惨的；第三群人之所以能够获得新生，是因为他们将积极的态度与集体的行动融合了起来，将个人的努力建立在完善的制度保障上，并在制度的指引下度过了难关。从这三种不同的结局可以看出：发挥人的主体性并非无所不能、无往不胜。制度化规则缺席下的主体性，极易使道德教育脱离正确的发展方向，误入歧途，迷失自我。

（二）对道德自由的僭越

道德教育是向道德自由挺进的社会活动。尊重人的主体地位，发扬人的道德主体性，正确预测、归因与把握自我与他人的合作互动关系，是实现道德自由的基础和前提。“制度是关于博弈如何进行的共有信念的一个自我维系系统。制度的本质是对均衡博弈路径显著和固定特征的一种浓缩性表征，该表征被几乎所有参与人所感知，认为是与他们的决策相关的。这样，制度就以一种自我实施的方式制约着参与人的策略互动，并反过来又被他们在连续变化的环境下的实际决策不断再生产出来。”⁽⁴⁾倘若没有制度提供的信息指引，人们就很难把握道德的方向，致使主体性的弘扬不仅不能服务于善反而可能滋生恶。在这方面，德国哲学家黑格尔的贡献在于，他看到了主体性道德以良心作为道德标准判断是非、美丑、善恶的内在缺陷性，指出了这种极度自我认同的主体在迷失自我后，容易滋生出更大的恶，其结果只能是延缓和阻止了人类向道德自由行进的步伐。因为“这种依赖人类主体的极度自我肯定、自信判断善恶的方式，极易在所谓‘良心’一词的掩蔽之下，将人类个人个别性的意志、愿望、欲求提升并扩展为普遍共同意志、绝对精神”⁽⁵⁾。这在个体心目中潜伏了“心中无集体”、“目中无他人”的不良思想观念。一旦个体将这种思想带入到社会的公共生活中，道德教育将会面临更大的危机。

美籍德裔哲学家埃里希·弗罗姆认为，与当今文化和道德危机直接相关的一个问题是发挥人的主体性以及追求自由对现代人的意义。他在《逃避自由》中写道：“摆脱了既保护人又限制人的前个人主义社会的枷锁的现代人，并没有获得能使他的个人自我得以实现，即他的智力、感情和感官方面的潜力得以发挥这一意义上的积极自由。自由给人带来了独立和理性，但同时又使人陷于孤独、充满忧虑、软弱无力。这种孤独是人所难以忍受的。摆在人面前的道路只有两条：一是逃避自由的不堪忍受的负担，重新去依赖、屈从他人；二是进一步争取建立尊重个性、把人置于至高无上地位这一基础上的积极自由。”⁽⁶⁾按照弗罗姆的说法，人虽然获得了自由，但却成了一个“孤独的个体”，这不是发展人的主体性，也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自由。很显然，弗罗姆所说的积极的自由是有条件的自由，是指尊重个性前提下的自由，是在正义或道德制度指引下，将遵守社会规则、承担道德责任和享有道德权益、道德自律连接为一体的自由，是将自己与他人、个体与自然法则、个人行动和社会制度有机地融合在一起的自由。

二、道德价值的错位：精神家园失落的迷惘

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家园有两个：一个是物质家园；另一个是精神家园。道德教育指向人的精神家园，旨在净化人的心灵，塑造人的健全人格。精神家园代表着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是国家和民族的精神支柱。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民族在长期的历史积淀中，都铸造了凝结民族智慧的价值体系和精神寄托之所，并通过制度的形式稳固下来。随着教育国

际化的发展，国与国之间的教育文化交流日益频繁，势必会影响到民族的价值体系和精神家园。尤其是在当前全球化的文化背景下，不同的制度设计、多元的道德理念、迥异的价值取向容易引发道德冲突，使得固有的精神家园遭到前所未有的冲击。

（一）引发道德价值取向的紊乱

“制度作为人的价值存在，因内含着一定时代的伦理道德精神而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的道德养成。同样，德育制度在一定时代德育理念的影响下而内含着一定的道德教化价值。”⁽⁷⁾ 在当前社会转型时期，道德教育为了和时代接轨，根除传统道德教育的弊病，认为以往民族文化制度中的很多内容已经陈旧过时，这不仅禁锢了人们的道德思想和观念，抹杀了人的道德主体地位，而且阻碍了人们迈向现代文明的步伐，所以人们一味地追求西方的文明，盲目地引进西方道德思想，却不知不觉地将凝聚民族精神和民族情怀的制度或价值体系抛弃了。道德教育中过分强调用西方价值代替传统价值，必然会导致价值的错位，人们的思想呈现出某种程度的紊乱甚至真空也就在所难免。

中国文化缺乏原罪思想，而西方文化正好相反。如孔子就不言鬼神，当季路问事鬼神时，孔子说：“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尽管荀子的“性恶论”有原罪的意蕴，但并没有引起人们的重视，其对中国整个教育界和思想界的影响是微乎其微的。因此，中国人缺乏救赎的冲动和清醒的自我忏悔意识，显示了与西方文化截然不同的文化品格。而在西方，《圣经》中记载，上帝是至善，由于人类始祖亚当和夏娃受蛇的引诱，滥用了上帝赋予人的自由意志，偷吃了伊甸园的禁果，违背了上帝的意愿，背离了善良的意志，因而被逐出了伊甸园，造就了人类的原罪，并被一代代传递下来。由于人类身负并非后天造成的原罪，因而需要通过救赎获得新生。在基督教神学看来，人生来就是为了“赎罪”的，但人类的原罪无法依靠人自身的力量摆脱，只能靠神恩赐的力量才能得到拯救。只有在神的帮助和指引下，人死后灵魂才能进入天堂，升入天国。中西方文化的不同，反映在道德教育领域，则是“如果中国人丢掉了自己的伦理，很容易学到西方的恶，却很难学到西方的善，因为中国没有原罪，没有上帝耶和华”⁽⁸⁾。其结果是否认中华民族传统的制度资源和价值资源，这样，越是强调西方的价值观念，越是强调人学习西方文化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就越会引发人的价值混乱。价值混乱是社会道德资源“缺”“失”的表征。“所谓‘缺’，就是道德相对于经济、科技与社会快速发展而显得稀缺；所谓‘失’，就是民族传统美德、社会主义主导性道德的某些流失与丧失。”⁽⁹⁾ 因此，盲目移植西方道德价值的做法，否认蕴含道德价值在内的民族文化制度的导引，必将会引发严重的道德混乱与道德真空。

（二）弱化社会主流意识形态

西方道德价值的介入严重冲击着原有的伦理道德体系，面对传统伦理道德理念的分崩离析与摒弃，我们不得不接受这个无情的现实：思想观念的转换是有条件的，刻意追求西方的自由是有代价的。对于引进西方文化价值，梁治平先生尖锐地批评道：“问题在于，这恰好不是我们的传统。这里不但没有融入我们的历史、我们的经验，反倒常常与我们‘固有的’文化价值相悖。于是，当我们最后不得不接受这套法律制度的时候，立即就陷入到无可解脱的精神困境里面。一种本质上是西方文化产物的原则、制度，如何能唤起我们对于终极目标和神圣事物的意识，又怎么能激发我们乐于为之献身的信仰与激情？我们并不是渐渐失去了对于法律的信任，而是一开始就不能信任这法律。因为它与我们五千年来一贯遵行的价值相悖，与我们有着同样久长之传统的文化格格不入。这样的困境不是比西方人面临的危机更难以摆脱吗？”⁽¹⁰⁾ 尽管梁治平先生的言辞过激，但不乏合理之处。因此，如果我们将自己美好的精神家园建立在学习西方的基础上，必然会导致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缺失，中华民族精神文明的建设就会偏离航向。

毛泽东指出：“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特点，有它的许多珍贵品。对于这些，我们还是小学生。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

产。”⁽¹¹⁾ 因此，否定传统价值、割断历史的做法使人们“有一种被放逐的感觉：道德权威的失落，道德理想主义的幻灭，价值信仰的迷失，理想与现实的差距，灵与肉的折磨，彷徨、苦闷心情的滋生蔓延等，使他们感到人生旅途的艰辛，因此，不得不追问人生的路标在哪里，人生的意义是什么，人生的价值在何处”⁽¹²⁾。由于生活在现实社会的人无法找到精神的寄托和立足现实的价值坐标，因此，代表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精神家园的失落也就在所难免。

三、情感和欲望的宰制：缺失制度规约的道德低落

制度是理性设计的产物。任何制度，只有获得道德理性和制度正义的考验之后，才能得以不断发展。在道德教育中，缺少了制度理性的指引，易使人偏离正确的航道，失去灵魂，精神生活陷入困顿。人们在肆无忌惮地追求个体价值的实现、不择手段地满足自己虚荣心的同时，助长了自身欲望的恶性膨胀，致使他们不惜违背道德和牺牲公共利益来满足自己的需求，给整个社会蒙上了巨大的阴影，在社会上造成了不良的影响，无论是对道德教育的发展，还是对整个社会的健康运转，其危害性都是不可低估的。

（一）刺激个体的非道德欲望

爱尔维修认为，人是充满情感的，他时时刻刻感受到自己的痛苦和快乐，在情感选择上，人们更愿意寻求后者而逃避前者。个体固有的利己性的自然冲动与过度强调人的个性解放，正迎合了这种逃避责任而寻求自由的需要。在此种情景下，如果没有制度对人们言行的指引和规约，则会进一步刺激人们的欲念，直至走向道德的反面。在这种情况下，“个人的物欲和情欲取代了社会，变成了行为目标，从而最终使社会的健康状况急剧恶化，道德秩序遭到了破坏，行为规范失去了效力，整个社会突显出了病态的征兆”⁽¹³⁾。这在法国社会学家爱弥尔·涂尔干那里也得到了印证。他认为，人的欲望是无限的，而制度规则是约束人欲望的重要条件，纪律精神是道德的首要因素。因而，他反复强调，纪律限制是通向幸福和善的一个重要手段，道德基本上是一种纪律约束。“纪律本身是教育自成一类的因素。道德特性的某些本质要素，只能被赋予纪律。只有通过或凭借这种道德特性，我们才能教给儿童怎样按捺住他的欲望，并为他的各种各样的渴望确定限度，进而限制并借助这种限制来确定他的各种活动目标。这种限制是幸福和道德健康的条件。”⁽¹⁴⁾

（二）引起个体的行为失范

现代社会中的人们喜欢追求刺激、追求自由、崇尚个性解放、渴望无拘无束、甘于冒险，在脱离制度调节的情况下强调人的主体性，必然会导致自我中心和欲念的无限张扬，从而被情感和欲望奴役，形成一种“一切以我为中心”的思维和行为定势。在这种情况下，人们更多地从意愿、态度甚或欲望的角度出发，必然以道德意识的萎缩为代价。国际教育基金会专家汤姆·菲利普斯先生在中国人民大学演讲时也指出，自私的极端个人主义和短视的及时享乐主义在一些社会成了生活主流，许多人丧失了对国家、民族和社会的责任感，最基本的道德意识也荡然无存，良知变得更为迟钝，最终将导致人生的失败，是一种典型的自我放逐。“人应当受到鼓励去发挥他们自己的创造才能并实现其愿望。我们要抛弃一切贬低人、压制自由、钝化理智、使人丧失个性的、宗教的、意识形态的和道德的准则。我们相信，个人最大限度的自主是和其社会责任一致的。”⁽¹⁵⁾ 由此可见，发挥人的主体性必须与社会责任结合起来。而要承担社会责任，则必须从遵守制度准则和行为规范做起。

（三）危害道德教育的可持续发展

稳定有序的社会环境是道德教育健康发展的基本担保。制度构成了秩序，就可减少或降低道德教育过程中的随机性和紊乱性，为道德教育提供稳定有序的制度环境。忽视制度的指引、规范和约束，在刻意提升主体性、过渡彰显自我的过程中，极易引发极端的“物质主义”“消费主义”“人类中心主义”“无政府主义”和“自我中心主义”，助长不良道德风气的滋生和蔓延，致使社会失序、道德滑坡、公德失范，道德教育因丧失制度保障而失去了进一步发展的条件和可能。尤其是在当前的公民道德教育中，加强制度建设更是意义深远。

一如《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的洞见“：公民良好道德习惯的养成是一个长期的、渐进的过程，离不开严明的规章制度。各地区、各部门、各行业和各基层单位在建立健全规章制度时，要充分体现相关的道德规范和具体要求，要把思想引导与利益调节、精神鼓励与物质奖励统一起来，加强督促检查，严格考核奖惩，确保各种行政规章以及道德守则和公约在实践中得到落实，为公民道德建设提供有效的制度保障”^{〔16〕}，不断开拓道德进步和社会文明的新境界。

参考文献

- 〔1〕 金生鈇. 规训与教化〔M〕. 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4. 153.
 - 〔2〕 戚万学，杜时忠. 现代德育论〔M〕. 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7. 85.
 - 〔3〕 杜时忠. 制度德性与制度德育〔J〕. 教育研究与实验，2002，(1)：38-43.
 - 〔4〕〔日〕青木昌彦. 比较制度分析〔M〕. 周黎安译. 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2001. 28.
 - 〔5〕 蔡美丽. 黑格尔〔M〕.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98.
 - 〔6〕〔德〕埃里希·弗罗姆. 逃避自由〔M〕. 陈学明译. 北京：工人出版社，1987. 11-12.
 - 〔7〕 刘超良. 论德育制度的价值标准〔J〕. 教育研究与实验，2010，(1)：25-26.
 - 〔8〕 张平祥. 制度对话：中国传统资源与西式模式优劣辨〔M〕. 北京：石油工业出版社，2001. 331.
 - 〔9〕 郑永廷，马建国. 论道德资源的缺失与发展〔J〕. 学术研究，2007，(6)：29-33.
 - 〔10〕〔美〕哈罗德·J·伯尔曼. 法律与宗教（前言）〔M〕. 梁治平译.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1. 15-16.
 - 〔11〕 毛泽东.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533-534.
 - 〔12〕 刘济良. 青少年价值观教育研究〔M〕. 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2003. 37.
 - 〔13〕 渠敬东. 缺席与断裂——有关失范的社会学研究〔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 33.
 - 〔14〕〔法〕爱弥尔·涂尔干. 道德教育〔M〕. 陈光金等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35.
 - 〔15〕〔美〕科利斯·拉蒙特. 人道主义哲学〔M〕. 贾高建等译. 北京：华夏出版社，1990. 279.
- 〔 16 〕 公 民 道 德 建 设 实 施 纲 要
〔EB/OL〕. <http://www.people.com.cn/GB/shizheng/16/20011024/589496.html>. 2001-10-24.

Absence of System: Performance of Moral Education without the Guidance of System & Its Criticism

FENG Yong-gang

Abstract: In the moral education , system is the action principle and rule system which guide and regulate morality and moral education activities , and also the precondition and necessary guarantee to realize the moral freedom. Moral education without the guidance of system tends to cause the loss of

moral subjectivity , weaken the social mainstream ideology, trigger all kinds of unmoral individual behaviors, endanger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moral education, and delay and prevent the human's advancement to the moral freedom. All of these will bring the negative effect which we can't underestimate, so education workers must be on the alert and show keen concern to it.

Key words: moral education ; system; moral freedom